

杏林生涯四十年：承先啟後，擇善固執——訪黃棣棟醫師

特約記者 姚佑蓉

黃棣棟醫師現職為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神經外科主任，過去曾任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兒童神經外科醫務科主任與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外科部主任，其投身兒童神經外科領域逾四十年，在國內引領與開創各式兒童神經外科手術，也曾擔任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腦瘤計畫總召集人，其臨床成就享譽國際。以兒童腦瘤為例，國內每年平均約有一百例兒童腦瘤新增病患，其中約有半數病童於黃棣棟醫師所率領的團隊接受治療，迄今收治約一千六百例的腦瘤病童，是全國手術治療兒童腦瘤病例之冠。近年來，黃醫師不僅於臨床治療領域付出，更致力於教育傳承與兒童腦瘤研究，熱心公益活動，以提升病童的醫療照護及生活品質。

很榮幸邀請到黃醫師受訪，與我們分享在兒童神經外科的行醫經驗與心路歷程，其一路以來的優良事蹟不勝枚舉，將以各分類項目簡述之。

一、引領臨床治療：

- (一) 1983年開創國內兒童癲癇手術，並執行指標性癲癇手術，包括胼胝體離斷手術（1989）、大腦半球切除手術（1990）、及下視丘錯構瘤離斷手術（2009）。
- (二) 其他指標性手術有「選擇性背神經根切斷術」（1991），及內視鏡三腦室底造口手術（1995）等。
- (三) 開創兒童腦瘤、兒童癲癇、兒童脊椎裂、兒童腦麻痺手術團隊治療模式。自2015年始在北醫推行兒童腦瘤整合領航照護。

二、致力醫學教育與研究：

- (一) 經年舉辦國際或研討會議，不吝分享兒童腦瘤領域的治療經驗。
- (二) 從兒童髓母細胞瘤開始進行腫瘤分子診斷研究，推動兒童腦瘤分子診斷為基礎的標準化與合宜治療，建立友善醫療環境。
- (三) 2008年至2009年擔任國際兒童神經外科醫學會（ISPN）學會主席。
- (四) 2009年至2013年，擔任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合會兒童神經外科委員會主席。
- (五) 2013年推動成立亞澳兒童神經外科醫學會，並擔任2015-2017年首任主席。

三、論文著作：至2020年共發表論文196篇。

四、獲獎：

- (一) 臺北榮民總醫院第八十年度醫療技術創新第一名。
- (二) 臺北榮民總醫院第九十年度醫療技術創新第一名。



- (三)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九十二年模範公務員。
- (四) 第九屆國家新創獎（學術研究組）超音波目標藥物傳輸系統（楊蓬羿、黃棣棟、呂瑞梅）(2012/10/31)。
- (五) 第二十六屆台北市醫師公會杏林獎。
- (六) 第十九屆國際兒童神經腫瘤研討會(The 1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ediatric Neuro-Oncology, ISPNO2020)大會提名頒發新成立獎項「Lifetime Contribution to Asian Neuro-Oncological Community Award」。頒獎典禮將於2020年12月14日在日本輕井澤大會會場舉行。

五、熱心公益：

曾任中華民國喜願協會理事長，現任關懷腦瘤兒童協會顧問及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會董事，同時也創辦台灣兒童伊比力斯協會，凝聚社會力量，提升癲癇病童醫療與照顧，更關懷病童的心靈層面，協助癌症及重症病童圓夢。

六、無私傳承：

在國內創辦台灣兒童神經外科醫學會(2008)及台灣神經腫瘤學(2005)推動國內發展。在北榮退休後，2012至2014年在振興醫院任職外科部主任，2015年轉往北醫附醫繼續臨床與兒童腦瘤研究工作，並整合國內相關醫療群組，努力推動國內兒腦瘤分子診斷及對應的新風險群組分類及新治療方案，在兒童髓母細胞瘤方面已獲得成果，於2020年3月在Cancers

雜誌發表臺灣兒童髓母細胞瘤的指標性論文。曾指導多位博士班學生論文通過審查取得博士學位。目前指導從越南來臺北醫學大學進修國際醫學研究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Dr. Minh Huy Tran針對兒童罕見腦腫瘤非典型畸胎／橫紋肌細胞瘤（atypical teratoid/rhabdoid tumor）進行轉譯研究，研究論文已經發表。

承先啟後，全心投入醫界逾四十年

被問到從醫的心路歷程，黃棣棟醫師說要自幼回顧起。黃醫師於澳門出生，早期生長環境使用的多半是井水，因此他在四、五歲時不幸染上了傷寒(當時俗稱大腸熱)，之後到鏡湖醫院就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鏡湖醫院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從醫的地方，而在黃醫師模糊的印象中，鏡湖醫院是以白色牆面為基底，院內充斥著消毒水味，但其實環境乾淨。令他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護理同仁對他相當好，也提供了親切的照顧與服務，完全改變醫院給人的冰冷印象，在多次的潛移默化之下，使他漸漸萌生了從醫的念頭。

在高中時期，黃醫師就讀華僑學校，其校內有個升學機制是班上的前五名即可保送大學，不需要透過考試入學，一向成績優異的他，當然要把握住這個絕佳機會。然而，當時生物老師與他討論起未來志向時曾說道，要念醫科，必須考量現實，台大醫學院的名額只有一位，沒意外會是班上的第一名同學，醫科是有其他機會可以選擇的，老師形容，那是一個需要剃頭當兵的地方（也就是國防醫學院）。於是，對醫學嚮往已久的黃醫師，便毅然決然進入國防醫學院。

後來回想起學生時期，黃醫師說，其實就讀國防醫學院也是有好處，當年醫科僅需要六年即可畢業，省了一年，此外，對於選科，他的內心早有想法。談到選科的故事則要從民國六十二年炎熱的六月天說起，還是學生的他，在決定好志向後，跟台北榮總外科部盧光舜主任報告選科之事，盧主任是胸腔外科專家，做事嚴格且嚴謹，那天，他直接在辦公室外攔住盧主任，直接對著主任說：「盧主任，我要選外科。」盧主任聽完，僅反問他兩句話，第一句是：「為什麼那麼遲才來（近七月了才找選科）？」第二句則是：「那你考第幾名？」，整個選科過程如同戲劇般地展開，最終黃醫師順利進入了台北榮總的外科部受訓。黃醫師接著說，其實自己很幸運，因為在北榮外科是相

當不錯的，當時他努力做了兩年的外科，為自己的習醫之路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至於後來為什麼會走到神經外科，黃醫師笑著說道，這也是一個偶然。

故事的場景又回到了北榮，某天在住院醫師休息室中，有一位一般外科的總醫師劉自嘉醫師，問他要不要到神經外科，因為當時有一位沈姓醫師，剛從美國返台，要找一位固定訓練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當時黃醫師心想，若是每三個月要換一個科別，必須要花時間適應每一個人不同的個性，不如選個專科比較好專心投入其中，所以他便參加遴選。台北榮總的沈力揚主任是從美國Lahey Clinic醫院神經外科訓練回來，是當時盧光舜主任相中的人才，沈主任堅持神經外科必須有獨立的訓練計畫（當時北榮體制外科下各科並無獨立的訓練計畫），如同黃醫師前面所述，四年住院醫師要輪流分派到各科輪訓，因此，若只是完成外科住院醫師的訓練，當主治醫師後才能選擇專科醫師訓練，後來沈主任接任了神經外科的主任後與李良雄醫師攜手，訓練了許多年輕的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當然，黃醫師就是其中之一，而後沈主任更是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神經外科加護病房，李良雄主任傳承遺志創立北榮「神經醫學中心」。北榮神經外科訓練期間有半年到臺大神經科接受洪祖培教授薰陶。

當黃醫師在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完後，沈主任便問他想從事什麼專科，他語氣有些不確定的回答道：「我想走兒童神經外科」，但是當時他連兒童神經外科是什麼也搞不清楚，

僅有基本的概念，知道兒童神經外科最有名的病是有皮膚缺陷的開放性的脊椎裂。就這樣，兒童神經外科竟成了黃醫師一生志業。

在受訪的過程中，黃醫師笑著說：「人生就是這樣，機會就是這樣，有人說人生有好幾個機會，取決於有沒有辦法好好把握。」後來，沈主任遠赴加拿大幫他推薦了那時1980年代全世界神經外科中最有名的Harold J. Hoffman醫生，展開為期一年的訓練，從1980年開始，他便跟著大師學習，也做臨床研究，研究內容是有關於兒童水腦症，那一年，他白天幫忙開刀，晚上看病歷，過著很充實的生活，因為水腦症有許多合併症，可能會需要住院很多次，漸漸地黃醫師對於兒童水腦症越來越有心得，Harold Hoffman可說是他在兒童水腦症研究上的啟蒙老師，在水腦相關的治療中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也跟他學習各類兒童神經外科手術，對此他心存感激。在1981年，黃醫師回到了北榮，真正開始做兒童神經外科，他說自己很幸運，一直都遇到很好的人、朋友、與老師。黃醫師說，他的專業養成時期，遇到幾位終生敬重的老師，他們是沈力揚醫師、李良雄醫師、洪祖培教授、沈友仁教授、魏拙夫醫師、Dr. Harold J. Hoffman、Dr. Anthony J. Raimondi、及 Dr. Concezio Di Rocco。Di Rocco醫師是黃醫師國際醫學教育的推手，亦師亦友。在此之外，國內外的良師益友很多，要寫自傳的時候，都要寫上一筆。

雖然北榮的環境與設備很好，但在那個沒有健保的時代中，要做兒童神經外科並非易

事。舉例來說，早期每次看完病童要做兩件事，其一是遊說家屬病人要不要開刀，其二是找社工師協助解決醫療費用及後續小孩照顧的問題，要處理完上述問題，才能做手術。

黃醫師說，自己是從1972年開始當實習醫師，到離開北榮的那一天是2012年的6月，總共在北榮服務了四十年，其中成立了四個團隊，其一是兒童腦瘤的整合團隊；其二是兒童癲癇的手術團隊；其三是兒童腦性麻痺的團隊；其四是水腦跟脊椎裂的團隊，這四個團隊都持續發展中。早期，他曾用猴子做水腦及做引流管試驗，現在猴子為保育類動物，已經不能用來做實驗了，現在黃醫師則是專注在兒童腦腫瘤的分子診斷與分析及轉譯研究，他很謙虛的說自己未受過研究所訓練，需要透過其他有專業知識的人來協助他，他自己則是保持開放的心胸，不斷學習新知，與時俱進。

黃醫師將人生的精華都奉獻在北榮，從北榮退休後，在北醫以有限的人生繼續未竟之志。有個信念支持他走到今天——「擇善固執」：擇善，就是選一個你喜歡的科別，喜歡就去做；固執，就是堅持，堅持下去才會有成果。聊到這個，他感性的說，希望年輕醫師都能夠堅持、不退縮，爭取好的訓練環境，成就自己的使命與志業。他以自己為例，黃醫師說從事兒童神經外科是很孤獨的，因為它的專業度高，病人數量又稀少，變化卻很多，尤其小孩更是少數，因此，在該領域要耐得住寂寞，不過他也強調，德不孤，必有鄰，醫療界不是一個孤島，雖然說要耐得住寂寞，但其實回過

頭來看，身邊也有很多有能力的朋友，要能夠互相敬重合作，才是重點，可是要合作的前提是自己要夠努力，讓別人看得起你，看見你的專業，進一步才會相信你。

對於有興趣從事外科的年輕醫師，黃醫師也給予勉勵：作為一位外科醫生，能上台(上了手術台)就要能下台，再苦也要堅持下去，事情總是有個結束的契機，終究你會發現，再難的手術你還是可以做。他自信且堅定的繼續說：「我的個性很簡單，就是做事情堅持到最後。」一路走來，他秉持著自己的信念，才創造出今日成就與精彩故事。

最後，黃醫師想鼓勵年輕後輩，在通往專業的道路上，除了專注、用心與堅持，更重要的是心存感激，感謝一路支持你的家人及朋友。他認為，一個成功的專業人生，家庭是背後最強韌的支柱。黃醫師感佩他的太太巢慧敏女士，畢業於臺大藥學系，願意陪伴著他度過這看似孤獨卻富有意義的杏林人生。✚

